

刘亚林 著

我从桃园来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创于1897

我从桃园来

刘亚林 著



1897
The Commercial Press
商务印书馆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从桃园来 / 刘亚林著. —北京 : 商务印书馆, 2015

ISBN 978 - 7 - 100 - 11233 - 8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6930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我 从 桃 园 来

刘亚林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1233 - 8

2015年7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3½

定价: 58.00元

序

韩石山

《我从桃园来》，刘亚林的这部书稿，终于可以同读者见面了。

我的兴奋，一点也不亚于作者，甚至可以说，比我自己出一本书还要高兴。

这，主要是因为，这本书的写作，是我促成的。

几年前我去佛山，参观了亚林的工厂，听了他讲的创业故事，说他该写一部书，把这些都写下来。亚林说，也想过，想写一部小说。我知道，他以前是写小说的，忘不了的还是他的小说。我说，不能写小说，写小说就全完了，只会把真的写成假的，再真实也没人信是真的，顶多说你编得好。那写什么？亚林问。我说，写传记，自传。他犹豫，说行吗？我说，行。你要是觉得写不好，等我有了时间，你说我写，写成署你的名，稿费归我就行了。

试试吧。他轻轻地说。

他是一个内敛的人，做什么都是这样，别人是低调，他是连调子也低。

同时我也知道，他是一个“肚子里有牙”的人，真要去做，没有做不成的。

这次会是怎样的结果，我没有把握，只有等着，等着他叫我去

大理。那里有他的别墅，我们说好，如果他要让我写，或是他写好了让我帮他修改，就一起在大理住上一段时间。

等了两年，没等上。我几乎快要忘了这件事。今年春节前，他回来了，来我家看望我夫妇。这里一定要说是我夫妇。我的老伴，也是他一个编辑部的同事。不是编辑，是个打杂的。

与亚林同来的，还有他得力的帮手，能干的夫人建华女士。夫人比他小好多岁，他给我叫老师（只差一两岁），我给他夫人叫老师。是玩笑话也不全是玩笑话。多少年前，我学跳舞的时候，是这位老师手把手教会的。建华是个豪爽快乐的人，一起聊天，主角是建华，亚林在一旁默默地听、浅浅地笑。聊到后来，亚林从外衣的内兜里，摸出一个U盘递过来，少气无力地说，韩老师，我写完了，太累了，跟打了一仗一样。你看看，肯定不行，你给改改。

打了一仗？瞅着他颇长的身材、文弱的模样，我几乎要笑。这个样子，怎么好用打仗做比喻。

实际上我心里清楚，亚林是军人出身，他有用打仗做比喻的资格。只是，从相识到现在，二十多年了，我很少想过他曾经是军人。每次提起，都像是初闻。他是患过大病、死里逃生的人，不说病后了，就是病前，什么时候都是一副谦恭儒雅的样子。我的记忆里，从没见他高声说过一句话，也从没有见他放声大笑过。从他下海经商的那天起，我就等着，不定哪天他会爬上岸来，来我这儿诉苦，说他就不是经商的料。奇怪的是，每次见了，他从不说这个话。我一直认为他是脸皮儿薄，硬撑着。多少有些同情，还有一点鄙夷，何苦呢。直到几年前，与老伴一起去了佛山，看了他的工厂，那可不是什么小作坊，是个几近现代化的大工厂，占地近百亩，产品远销海内外，产值——不必说了，方发觉自己真是错看了人，错看了这个世界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我们的一个老乡，那

位什么时候都是病恹恹的共和国的元帅。听说好些大仗，比如解放太原这样的战役，竟是坐在担架上指挥的。军人并不一定是武夫，文人也可以统兵百万、攻城略地。就是没当过兵，亚林也有军人的素质，内在的。

亚林走后，夜里，我插上U盘打开文件，一页一页看下去。

起初还是平静地看，后来——后来就惊呆了。

我知道，我在与一部杰作相遇！

摒除了友情摒除了嫉妒也摒除了一度的鄙夷，我的感觉完全浸透在文稿的字里行间，那不是一页一页的纸（页面），也不是一串一串的字，那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幅一幅活生生的景。没有表里不一的矫饰，没有闲言碎语的絮叨，有的只是真实，流汗的真实，流泪的真实，流血的真实。让你感奋，让你叹息，让你震撼，甚至让你惊悸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人，人间竟有这样的事。这里有同行间卑劣的暗算，有骨肉间阴损的毒招，还有商场上疯狗一样的撕咬，当然，也有夫妻间的恩爱、朋友间的坦诚、同事间的合作、商人间的义战。无论哪个方面、哪个角落，都像是身临其境、感同身受。我甚至隐隐地感到，亚林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，好罐子也要破摔？

不，一点也不过分，这才是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历史，对得起自己钟爱了一生的文学。

艺术？我知道你会这样想。但我要纠正，这话外行了。应当说文字。更确切的说法该是文笔。

对一部书稿来说，文笔就是一切。除了文笔，哪来的艺术？还有什么章法、什么思想，都无从谈起。

不光是你，文笔，也是我最为担心的。

你料不到我也料不到的是，恰恰是文笔，成了我最不惜辞费的赞赏。

早先，我看过亚林的小说，只能说，也还会写，只是有些做作。这话似乎是有分寸的肯定，得看是谁说。在我这里，做作，有一些都不行。一些就是全部。倘若做作能得到原宥，这世上的杰作就会如风天里街市上的破塑料袋，多厚的文学史也会叫它们撑破。

哲夫先生说：“亚林是有才气的，果不其然，宝刀不老。”这话只对了一半。前一半对，后一半错。错在，按全句理解，稍作形象化处理便是，亚林有一把锋利的刀，放了这么多年，抽出来一试，依旧锋利。

世上有这样的刀吗？

没有。再好的刀，放上十几二十年，也会生锈、发钝。

我的看法或许刁钻些，却更接近实情。

实情是，亚林有一把不太锋利的刀，这么多年不用，却在不断地磨砺，磨呀磨，还是不用，他也不知道是利是钝，偶或一试，竟然堪比干将莫邪，寒光闪闪，削铁如泥。

只是磨它的，不是什么磨石，也不是什么砂轮，而是他的汗水、他的血肉、他的生命。

人是不能看透生死的。然而，一个在炼狱之门侥幸而回的人，你叫他不看透生死也难。

有了多年苦打苦熬的磨炼，有了那次近乎生死的轮回，你叫他心里还有什么羁绊，你叫他笔下还有什么遮掩。更别说早年的那一些做作！

于是，早年浪得作家之名的那个中年人，手里的这把钝刀，变成了削铁如泥的干将莫邪。

无意间用了这个典故，又一次让我想起了我的建华老师。干将莫邪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铸剑的名匠，夫名干将，妻名莫邪，所铸之剑，以夫妻之名分别名之。后面的故事就不必说了。我要说

的是，亚林的这剑，亦是雌雄之剑。只有亚林的雄剑，是完不成他的事业，也完不成这部杰作的。不是说建华夫人参与了写作，而是说，书中若没有建华这个人物，就大为逊色。不说成功与否，一部书中若没有女性人物，先就少了许多的情趣。何况我们的建华女士，是那样的聪明能干，又那样的多姿多彩！

还说亚林的文笔，那真叫个酣畅淋漓，真叫个圆融无碍，但又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特色。以画家作譬，他不是写意画家，更像个油画画家，一层一层地涂抹，一笔一笔地勾勒，该细的地方细，细到纤毫毕见、惟妙惟肖；该粗的地方粗，粗到大刀阔斧、运斤成风。

某些章节，让我想起了他说过的，年轻时读过的《猎人笔记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等俄罗斯名家的经典。描写桃园风物的细致，颇有屠格涅夫的遗韵；写商战的激烈宏阔，颇有托尔斯泰的气魄。这样说或许有些勉强，退一步，那繁复而又畅达的文句，能说是没有披沥一点翻译文学的泽惠？真是一个会读书的人，体味意境，也体味言辞。

这样的内容，这样的文笔，若果允许我说句真率的话，我要说，这将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。

2014年10月23日于潺湲室

目 录

序 韩石山 1

第一部 追捉财富

- 1 鬼节添人丁 3
- 2 亚林是卖坐便器的 7
- 3 在岸上溜达溜达 11
- 4 到浅海里扑腾扑腾 15
- 5 咕咚，掉到海里啦 21
- 6 六月二十八是个高兴的日子 33
- 7 该说说三弟了 36
- 8 疯狂的捞钱岁月 39
- 9 攻克“九关” 42
- 10 占领“太行” 55
- 11 东进唐山 64
- 12 南下广东 95

- 13 二弟也有故事 118
- 14 万宝有路 120
- 15 大闹公堂 126
- 16 救星老张 129
- 17 借力表哥 132
- 18 外线扩张 138
- 19 钢枪啊钢枪 147
- 20 讨账啊讨账 151
- 21 黏痰从脸上流过 157
- 22 商都朝歌历险记 162
- 23 那个美好的地方，我不想再来 168
- 24 收获了一句话 181
- 25 考察了两个地方 182
- 26 落脚到一个点 187
- 27 建工厂，想不到会这样容易 190
- 28 出产品，想不到会如此艰难 193
- 29 机会来了 205
- 30 搬厂到丹灶 217
- 31 丹灶有神仙 225
- 32 产品好，才是真的好 228

- 33 摘下几片日历来，说说自己有多辛苦 231
- 34 大手笔圈点了京沪深 236
- 35 管理难，难管理 240
- 36 壮志未酬，身先病 247
- 37 有了一个，另一个不被丢失该有多好哇 260
- 38 家丑不妨外扬 261
- 39 方知老婆了不起 277
- 40 整顿，再整顿 294
- 41 失银马记 304
- 42 丢金车篇 308
- 43 仍有几分热，不想再发光 314

第二部 逃奔城市

- 44 家住太行 321
- 45 一生一世的桃园 332
- 46 童年眼里才有农家乐 354
- 47 过年了，谁乐？ 365
- 48 桃园哪去了？ 372
- 49 我喜欢念书 379

- 50 是错还是对 386
- 51 我是一个串联的“红卫兵” 392
- 52 我是一个兵 394
- 53 要进城！要进城！ 400
- 54 无梦的日子里 405
- 55 寻见了一个梦 409
- 56 丢梦，不丢人！ 413

后 记 414

第一部

追 捉 财 富

1 鬼节添人丁

我知道，我是不喜欢奶奶的。

有关奶奶的记忆原本就不牢实，历经岁月的磨蚀，留存下来的多是一些朦胧的画面。可是很无奈，故事还不得不从奶奶那里说起。

“明儿是鬼节，你可觉料着！”

奶奶目光凶狠，口气严厉，在门槛外向妈掷进话来。觉料着，是我老家的土话，意思是估摸着事情的严重性。

屋里。水湿的煤泥被红红的火苗激灵出一卷一卷的烟气，灶台的光线暗淡下来。暗淡中，妈下意识摸摸自己凸鼓的肚子，深深叹了口气，吹熄了洋油灯。暗淡顿时加浓成漆黑。

漆黑里，妈在土炕上听到：

奶奶拐棍的声音在院里消失。

随即，铃铛的声音在院外响起。

果熟季节，奶奶日日都值夜班，看守桃园里的果树。

奶奶摇着铃铛，摇啊摇，叮叮当当，摇啊摇，叮叮当当，沙哑的金属的撞击声，在桃园果林的夜气里游来荡去。

很快，奶奶的铃铛摇出了满天星斗。灿烂的星光穿不透果林的稠密。星星们太高远，光环属于自己，不关奶奶的事。奶奶仍被团团夜气的浓黑包围着。不过，奶奶裹着的小脚不会偏离巡查路径，闭着眼睛也能准确定位出什么树在什么位置。

很有耐心，奶奶的铃铛摇出了那即将圆满的月亮。终于，农历七月十四的月亮将银白的光线，布施给了奶奶守望的桃园。有了月光的协助，奶奶的警觉高度降低了一个档次。偷果子的人怕光亮。

趁着奶奶坐下来歇息的空当，请允许我插播一段原生态广告——介绍一下我家美丽的桃园。

我家的桃园，占地十多亩，数百株树中有：桃树、果树、杏树、梨树、葡萄树、核桃树、枣树。枣树又分红枣树和黑枣树；梨树有瓜梨（也叫贡梨或脆梨或秤砣梨）、油香梨；杏树有大接杏、山壳壳杏、甜核杏；果树有小白果、花红果、槟果、蜜果；桃树种类繁多，有五月桃、六月桃、七月桃、八月桃、接桃、土生桃、黑叶桃、夏毛桃、秋毛桃、甜毛桃、酸毛桃、小毛桃等等。

这下，你就知道为何不叫果园叫桃园了吧。桃树不仅数量多、品种多，更重要的是从春天到深秋，三个季节都有桃儿下树，家人拿桃当饭吃，从春吃到秋，桃儿的美味慷慨地滋润着家人，怎么好意思不冠名以“桃园”呢？

桃园的地形呈C字形，C的开口处位于东北角。我家四合院的方形正好镶嵌在C形的开口处。在布局上很有些讲究：方和圆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，既便于桃园的看守，又能零距离欣赏桃园的四季美景。人和树被绕园流淌的清水小河和谐成一体，很有点儿天人合一的味道。

奶奶现在歇息的地方是一个石庵。看园石庵就在院子街门外的西侧。石庵前有一块平整的长方形巨石。此时奶奶就坐在石头上，石头的另一端横着拐棍，搁着铜铃，盘着艾火绳。艾火绳是必不可少的，一来熏蚊虫，二来向前来偷果子的人警示——这里有人值守。

刚才，在桃园的树谱中，我没提到花椒树这个特殊成员，它可是桃园永不下岗的卫士。桃园最外围是一道长长的弯弯的矮矮的石墙。为了弥补石墙的低矮，祖上特别栽种了数十株花椒树。这花椒树很有灵性，很会揣摩主人的心思，恣意地向四周疯长，不仅树棵子硕大，而且树刺锋利，一株拥着一株，团结紧密，连猫狗都望而却步。一字长蛇的花椒树，正好布阵在弧形石墙的中间段。东段的石墙略高些，石墙里是一大片洋山药（洋姜）地，秋天挖洋山药掘地三尺，春天又急不可耐地从土里冒出芽来，几天不见便长成密不透风的屏风。西北段石墙更高了些，那里树少了些，每年都种玉茭，外边是菜地，是我家的菜篮子。

弧形石墙外边缠绕着一条弧形的土路，是前村后村的唯一通道。这条道便利了村里人行走，也为偷果子的人提供了种种机会。在奶奶心目中，这便是边防线，是重点防区。土路之外，是我爹栽下的二十多株参天大杨树和八九株老态龙钟的柳树。

杨柳树守望着一片金色沙滩和环绕沙滩的清水小河。

我知道，我是有些唠叨了，请你谅解，我喜欢我家的桃园喜欢到了梦里头，多年来从未衰减。我隐隐地感觉到，我的性格和审美趣味跟桃园不无关系，似乎有多种管道在二者之间暗地里沟通。尽管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，在这里向你做一个温馨的提示：之后我行文的笔端，还要多次触伸到桃园里去。没办法，它太美啦，并且在果林中深藏着永不褪色的故事。

交过了夜，已是半夜子时。

虽是盛夏，但山里的夜气越来越浓、越来越凉。奶奶手中的铃铛又开始摇晃起来，果林中又环绕起沙哑的叮当声。

已是七月十五鬼节了，奶奶担心地想。

这时，十四岁的大姐急慌慌拉开虚掩着的街门，赤脚循着铃